

赵 锐 勇

迷人的漂瓶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浙江青年创作丛书



迷人的漂瓶

赵 锐 勇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封面设计 邵秉坤

责任编辑 陈先荣

迷人的漂瓶

赵锐勇 著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6 插页1 字数11 5000 印数960 001—7400

1982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339-0036-7/I-35

统一书号: 10317·402 定 价: 1.10 元

编 辑 说 明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省和全国各地一样，文艺创作空前繁荣，百花园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。特别令人感奋的是，涌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青年作者。他们像雨后春笋般破土露尖、茁壮成长；他们的一些作品，不断出现在本省和全国各地报刊上。

有了这样一个好基础，才使我们有可能编辑这套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，能为进一步繁荣本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尽一分力量。

《浙江青年创作丛书》编选本省青年作者的作品：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等，体裁不拘。它可以是合集，也可以是个人专集。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源源不断地出下去。

出好这套丛书，不仅需要作者的大力支持，更重要的是能得到各地党组织的关怀、扶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帮助。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龙的传人	1
浣江静静流	108
浣江船歌	130
迷人的漂瓶	153
父亲的鱼塘	175

龙的传人

上 篇

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
它的名字就叫中国，
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
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

龙……龙……龙来嘴……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……”眼尖的人喊。

龙潭庙前，黑压压的人群顿时万头攒动，齐崭崭向东边山口望去。

东边，是莽莽七十二峰的群山。一条弯弯的盘山道，一条曲曲的穿山江，像一对孪生的兄妹，手挽着手从大山

的怀抱中挣脱出来。弥漫的晨雾，像汹涌的钱塘江潮般顺着山道和江水从山口的峡谷里奔涌而出，好似卷起千堆雪，仿佛飞出万条龙。

鼓噪的闹哄哄人声，渐渐消逝了；峡谷口，霍地闪出一杆数丈高的大纛，杏黄的底色，四边染绿，中间一个圆圈内赫然写着一个血红的“令”字，猎猎地舞动在乳白色的晨雾上，煞是显眼。随即，只听见嗡嗡的声音由远而近，似乎有蛟龙从山谷里匍匐而来。人们这才看到，令纛后，又舞出四十八杆各色大彩旗，护着四十八盏精致的走马宫灯，紧接着又有四十八个汉子，挥舞着刀枪棍剑等十八般兵器，为成班配套的庞大乐队压阵；几十斤重的锣，四人搥的鼓，笠帽大的钹，还有洞箫、唢呐、二胡……呜哩哇啦奏得震天响；接下来是五十个一色打扮的后生小伙，每人执一杆三叉火铳，每铳有三个药头，点上火，山谷里像是炸响了雷一般，那轰隆隆的巨响，好似炸塌了苍穹；随着这开道的霹雳，早有人擎出一颗合抱大的龙珠，红得耀眼；紧跟在龙珠后面的是十八个身材高大的山民汉子，扛着四五丈高的巨型龙头，从峡谷口窜将出来。

呵，这上天能腾云驾雾、入水能倒海翻江的神杰灵物，长得头似驼、角似鹿、眼似鬼、鼻耳似牛、颈似蛇、腹似蜃、鳞似鲤、爪似鹰、掌似虎、背有八十一鳞，旁有须髯、颌下有银铃、喉下有逆鳞，头上有博山……真可谓是汇集天下生灵之威仪，荟萃人间想象之极能了。紧连在龙头后面的，是四五百桥木雕龙灯，灯都装在一块丈余长

的厚木板上。每桥灯都有两个男子左右相扛，灯板与灯板之间像有链条相串连，成百上千的人舞着龙灯，势不可挡地向山外的龙潭寺轰然而来；随着令纛的变化，齐崭崭地喊出气吞山河的吼声：

“龙……龙……龙来嘴！……”

故事，就从这一九八四年，也就是农历甲子年正月十五的清晨展开了。

—

越国古地诸暨境内，东南西三乡多山，北乡多水，一条江水由南而北贯流全境。江下游，两岸是一望无际的湖畈。诸暨的湖，不像太湖、洞庭那样是汪洋数百顷的湖水；也不是游鱼水藻浮沉着的浅水湖泊；在这湖畈里，大都是水田和东一个西一个的村子、池塘，或东一条西一条的河流。全县有七十二个湖，湖内有田，田中有湖，那条江把七十二湖穿成了一串。湖畈稻麦一年三熟，民谣唱道：“诸暨湖田熟，天下一餐粥；诸暨湖田三年熟，黄牛也好讨老嬷！”县城就驻在江中游。曲江清流边筑着很高的城墙，近水人家多在桃花杏里。城墙洞口，泊着一长溜绍兴乌篷船，下行可达杭城，运去青茶白茧、香榧板栗落花生；上行则运回棉布绸缎、洋油铁镬。出城南三里，有座苕罗山，绝世美女西施自幼就在这山下江边浣纱为生，后来便取这江名叫浣江。

浣江上游，两岸壁立千仞的大山中，一边是高可参天的莽林，带着北方大森林的野性和粗犷；一边是密不见日影的竹林，显出江南山水的灵秀和纤巧。野葡萄、猕猴桃、紫藤从树梢攀附到对江的竹梢上，盘结成千百个绿色的拱穹、青色的飞廊，凌空架在深壑幽谷中；溪流就在这一座座色彩缤纷的花桥下，银蛇似地逸出来，急急地汇入浣江。沿江几十里，散散落落居住着无数姓周的人家。如果你有兴趣询问他们的家族史，那么，到处可听到一部神奇的周氏宗族演义。

据说在宋仁宗天圣元年，京城大比揭晓，名列榜首的是会稽山阴人周继龙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待到皇帝坐殿封官时，周继龙只封得个七品芝麻官。当时朝廷把新贵大名铭刻铜鼎，以学而优则仕笼络天下读书人。周继龙的名字按官位只轮到刻在铜鼎的耳朵上。周继龙自以为经纶满腹，才华横溢，原想考中状元能得以施展宏图大略，振兴华夏，谁料想到头来只落了个“铜鼎耳朵”的命，气恨之下，愤愤地偷砸了香炉耳朵，带在身上，驾只乌篷船，从此浪迹江湖，隐姓埋名，发誓不与昏君奸臣同流合污。

这天，周继龙的船过东海，到了普陀山洋面。忽然，船前头升起一团灰白色的烟雾，犹如一堵纱墙，悬空挂在船前，遮住了去路。周继龙站在船头，抬头望望，头顶是蓝盈盈的天；左右看看，两边是碧绿绿的海，他疑惑地把船往左驶，想绕开雾墙，谁知这雾墙也随之转到左边；他把船转向右舷，雾墙又飘到右舷。周继龙把心一横，驾船

径直向雾墙撞去，船却突然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似的，一动也不动。瞬息间，乌云遮天，骇浪扑面，眼前漆黑一团。周继龙大惊失色，船中妻儿早吓得晕死过去。

这时，只见船前海浪翻滚处，探出一个怪物来，长得驼头蛇身，虬须麒角，腾跃于波云水气之中，飞鳞舞爪，直奔船头而来。

周继龙扑地跪在船头上，磕头求告：“神龙在上，如天地之中还容我周继龙活下去，我定让儿孙万代作龙的传人，世代供奉火烛香烟，迎舞龙灯，以谢神龙放生之恩……”

那怪物似通人性，真的不来伤害船上人。周继龙话音未落，只听轰然一声，怪物潜落海底。顿时，云散雾收，风平浪静。周继龙死里逃生，驾船入钱塘，溯浣江而上，来到那世外桃源般的山水之间，便起了隐居念头，一家老少烧荒耕种，安居乐业。

周继龙后来果然信守诺言，在浣江龙潭边造了个寺庙，供奉神龙，一年到头香案供品不断。一家人如同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一样，开始世代繁衍着他们的子孙。那神秘的龙，也似乎真的在庇护周氏子孙不断繁衍发达，渐渐地，浣江上游的姓周人家难以计数了。他们没有忘记先祖的遗训，每逢农历新年，在山民们最快乐的日子，家家户户照上辈人留下来的神龙模样，制作各式龙灯。规定每丁须出一灯，每房头须出一龙。到正月初八，各房头把龙灯舞到龙潭庙前，设置龙头香案，跪拜祭祷后，由族里

的堂众太公按房头辈份大小，把各条小龙相联成周氏大龙，然后沿浣江而下，舞到浣江流域所有周氏子孙居住的村落，祈祷来年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一直闹到正月十六才罢灯。这时要送龙上天，把龙灯舞到龙潭庙前，点燃香烛炮仗，将龙灯烧化。这种祖上传下来的龙灯，整整舞了十五个甲子轮回年，近千年代代相传，沿习成俗，直到一九四四年东洋鬼子打进山里，龙灯才从此销声绝迹……

神龙一别呀四十年

江东人的龙头舞到龙潭庙前了。

手把杏黄令纛的是个模样骇人的老头。他长得像一头直立着的狼狗，骨架高大，筋肉曲突，像任何猛兽一样没有一搭多余的脂肪；他的头上一毛不生，布满像是火燎过的累累伤痕，眉毛却是足有两寸长的寿眉，下面深藏着一双褐黄色的眼睛，闪动着一种暴烈、蛮横、深沉而又坚决的目光；他用那双仿佛镀了铁锈似的长臂，高高擎着大纛，引导巨龙在寺前宽大的地坪上绕着四角的拴牛桩盘舞起来。

他仰望着头顶的苍天，不看地，不看人，心里像有张看不见的八卦图，把令纛着魔似地左盘右旋。地坪上的火铳越放越紧，锣鼓乐队越闹越响，龙灯的圈子也就越盘越紧。龙灯围着立在四角的拴牛桩，像长蛇似地层层相缠，四层、八层、十六层……十圈盘下来，拴牛桩的里里外外

像铁筐似地盘起了四十层！近看，几百盏龙灯上的灯罩都写着各家各户当家人的大名尊姓。名字虽各不相同，可灯笼上的姓都是相同的，赫然写一个“周”字。名字是按族里的家法统一排定的。“……万、天、传、地、利……”一代代地排下来，如太公是“万”字辈，爷爷就是“天”字辈，再低一辈的取名就得叫“周传×”。依此类推，周家的人只要一听名字，就知道谁的辈份大小了。这成千的山民一式的腰缠脚布绑带，脚穿粗布山袜，腰里斜插一把锋利的直嘴钩刀，人人脸上都洋溢着狂热的激情，把一支龙灯舞得像要飞起来，龙潭庙四周围观的人不时发出阵阵惊叹声。

老头忽然把大纛从空中往地上晃了个乌龙扫地的动作，后头的人便立即偃旗息鼓，锣停鼓哑，整支龙灯一齐歇在地下。老头儿把令纛插在庙前的旗杆石中，有人早把香火供品放到庙前，老头儿点燃香束，双腿颤颤地跪在地上，面对浣江龙潭，用一种十分古老的曲调抑扬顿挫地哼唱起来：

千年格龙灯代代传，
到仔一辈啊险险断，①
神龙一别呀四十年嘴，
今朝仔重把龙灯盪……

①仔：诸暨土话“我们”的意思。

老头那粗哑、颤动的歌声似乎有种神秘的力量，他那衰老的身子里有一股青春的热潮在涌动，那些早被岁月的尘埃重重掩埋着的往事，被这突发的热潮又冲刷出来……

二

周氏家族自周继龙起，千把年来，家谱已修到第三十几代了。

有道是树大分叉，族大分派。这时的周氏子孙已繁衍到江东、江西。江东岸的大山多森林，所以东岸人以伐木、砍柴、木雕为生，连他们做出的龙灯也一式是木雕灯，每只灯都雕得十分精细，剪彩嵌珠，玲珑剔透，巧夺天工。每桥灯都耗费数百工，视若家珍。每年正月十六罢灯时，东岸人只焚烧龙头，不烧龙灯，待到第二年，重新装点修缮后再派用场。而江西岸则盛产毛竹，山民们自然靠掘笋、伐竹、编篾为生。他们扎的龙灯也就以竹编见长，人物禽兽，花草神怪，如同活的一般。西岸人罢龙灯时，把整支龙灯全部焚化殆尽，他们看不起江东人的小气相，而东岸人却认为西岸人敬龙不诚，不肯花大本钱制作龙灯，只用几根篾片扎一扎，花红纸头糊糊，哪算得上龙灯？！

但这都是族里头面人物常津津乐道的，族民们倒无所谓，总是一千年前一锅饭的，所以老亲老眷照样走动，新亲新婚依然缔结。浣江的水是纯净的，山民们的乡情风俗

也像浣江水一般纯真。这山里的青年男女都好唱浣江谣，求爱结伴唱谣，相骂嘲笑也唱谣。这不，天还没擦黑，浣江边上早有人在高一声、低一句地唱着浣江情谣哩！东岸上一个后生小伙唱完一曲，西岸的那个村姑边捣衣边唱：

桃花瓣掉浣纱江，
桃花鲤鱼躲啦水里厢。

晚霞，把一江春水烧得像着了火，映得天空像一座红宝石熔成的水晶宫。偶然有一阵风吹来，把那江岸盛开着的桃花抹下雨点般的落红，诱得正忙着下仔的鲤鱼一口口吞下馨香的花瓣……这情这景，撩逗得东岸那后生心里痒酥酥的，便迫不及待地回过歌去：

桃花瓣沿江格飘呀，
桃花鲤鱼沿江格上。

日光落尽，两岸渐渐融化在温柔的暮色里；一只迟归的老鹰在高空中俯冲下来，急匆匆钻到林中的巢里去了；远处，传来牧童吹奏乡下小调的洞箫声。村姑情不自禁地随口唱道：

柯鱼阿哥你好比江里桃花鱼，
寻来寻去寻条“红尾巴王”。①

① 鲤鱼的尾巴半边是桃红的，雌的格外肥壮，故称之为“红尾巴王”。

江面上起雾了，万物都沉浸在这半透明的、蔚蓝色的雾气中，犹如泡在没有调配好的显影液里，使这春江花月夜的美景变得朦朦胧胧，没有一片完整的色彩，没有一处不变的图案，没有一道规则的线条……于是，人的灵魂也颤动起来了。东岸那后生动情地唱：

摇船妹妹你好比水里桃花瓣，
引得桃花鲤鱼上春江。

浙江历史上素有“吴歌（歌）越吟（谣）”之称。这种浣江谣就是越吟的一种。它不像北方高原的高腔山歌，没有那种粗犷、苍凉、令人怆然的曲调；也不像浙东沿海的长短句渔歌，没有那种豪放、雄奇、强悍不羁的旋律。古越善歌嫔吟的奇男丽女，在悠久的历史中，把缠绵、妩媚、细腻的越剧基本曲调，和清丽、哀怨、多变的诸暨鹦哥调，绍兴莲花落，新昌高腔野调等民间曲艺的精华融为一体，孕育出了一种特具迷人魅力的越谣。

村姑的歌声忽然低下去了，但听得出有一种青春的情愫和热望在歌声里颤动：

妹唱歌，哥来对，
哥要对歌过江来，
勿撑船、勿游水，
过得江来妹才对。

后生家听得真切，心急如火焚似地想了半天，忽然计上心来，牵过一头老水牛，赤足立在牛背上，竟赶牛下了江。牛驮着人，水面上，只露出一个牛头，半截子人。清亮悠荡的浣江谣，也驮在老牛背上飘过江去：

恋妹实在是艰难，
好比鲤鱼上急滩，
水浅生怕鸬鹚啄，
水深又怕鱼网拦。

皎月悄悄浸在江波里了，江水于是变得幽暗，岸边的桃林秀竹的倒影在江水中显得更是清晰；不远处的水面上，一只雄水鸟鹭在求偶，不断地向情侣炫耀着自己最美的翅羽。月色溶溶而恬淡，没有任何东西来聒噪这幽美的世界。村姑的歌声也变得更加缠绵了：

只要阿哥有真心，
冷水泡茶慢慢浓；
有心恋妹莫怕难，
葛藤上树耐耐缠。

那后生像鹤一般立在牛背上，已泅到浣江的中流了。他顿了顿，用深沉的胸音接了上来，炽热的恋情，已烧得他的歌喉有点嘶哑：

阿哥对妹已三载，
锄砸脚尖也不知；
抓把黄泥捏只鸡，
鸡会吃米才不思。

水淋淋的月亮洒下带着爱抚意味的清辉，滋润的夜风吐出充满诱惑力的暗香，很难说，哪一个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的心弦会不热烈颤动。村姑应声唱道：

阿妹早也把哥对，
花针绣凤忘了线；
凤凰绣在枕头上，
哪日会飞才不想。

年轻后生一手拉缰绳，一手拽着牛尾巴，像个过海的八仙，这时已泗过江，冲着江埠头的村姑，情意绵绵地唱：

家酿老酒阁楼备，
哥接妹妹过江来，
吃落三盏交杯酒，
香到白头心还醉。

他唱得那样真挚而深切，似乎把一切的希望和幸福都